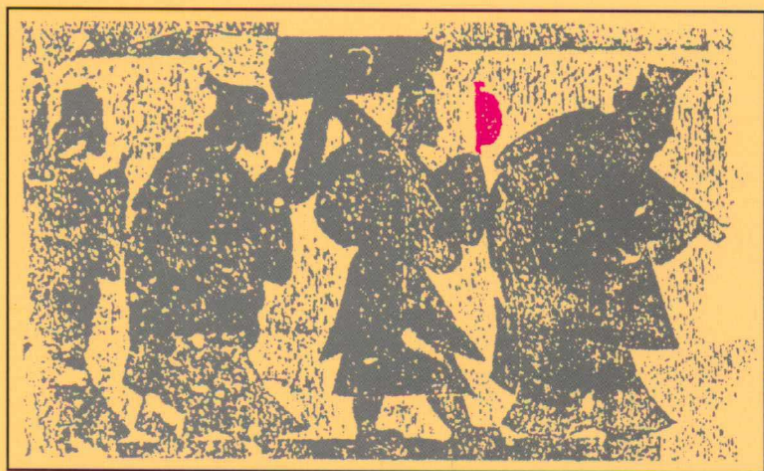


宗教叢書

吳汝鈞 著

禪的存在體驗與對話詮釋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禪的存在體驗與對話詮釋

吳汝鈞 著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禪的存在體驗與對話詮釋

吳汝鈞著。－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2010.03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15-1485-7 (平裝)

1. 禪宗 2. 佛教修持 3. 佛教哲學

226.65

98025458

禪的存在體驗與對話詮釋 (全一冊)

著 作 者：吳 汝 鈞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孫 善 治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七十五巷十一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02)23928185
傳 真：(02)23928105
E-mail: 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s.com.tw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 話：(02)22268853

定價：平裝新臺幣三二〇元

西 元 二 〇 一 〇 年 三 月 初 版

序

二〇〇三年九月，我辭去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的教職，應邀來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任研究員，五年後升等為特聘研究員。一直都是以研究為本業，很少涉及院內或院外的活動，只是講學、出版著作與發表論文而已。不過，自二〇〇五年開始，我應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所及哲學研究所之邀為它們開講哲學課程，是學期性質的，每年講授一個課程，迄今已三年了。期間所開設的課程為純粹力動現象學與京都哲學、禪的哲學與實踐、當代新儒學。這本書的內容，是同學在「禪的哲學與實踐」課程中所作的研究報告與我的回應。這些報告與回應記錄下來，再加以整理，拿來印行，便成本書了。參予的同學有中文所的許家瑞與陳憲中兩位（本來還有另外的同學，但後來因為上課時間有衝撞而放棄了）。按規章，研究所的課程需要有五位或以上同學修習才能開設的，所方認為這課程比較特殊和難得，因此特別與校方商榷申請，課程的開設才能通過。許、陳兩位同學都很用心撰寫議題的報告和宣讀，我則在有關問題方面作出回應；整個講課系列都是以對話方式進行的，氣氛很好。這份小品便是這個講課的全部記錄。在報告的過程中，同學對報告有問題時，可即時提出，我有回應，也是即時作出的。整個課程可說是自由與輕鬆，同學未有感到任何學術上、思維上的困惑。起碼

就我自己所得到或感到的印象是如此。由於師生是以對話的方式溝通的，因此定這小品的名稱為〈禪的對話詮釋〉。正文是同學的報告，回應是我的回應。同學的報告，當然免不了參考一些時賢的觀點，也包括我自己的在內。

以下我想解釋一下所謂「對話詮釋」的意義與作用。在中、港、臺三地的華人社區，在大學中授課，一般都以演講的方式進行。即是，老師在課堂上講課，同學們靜心聆聽，把要點記錄下來。這種方式的好處是老師可以事先把講義整理好，然後在課堂上把講義內容有系統地說明，學生即時記下，有問題或疑難之處，可以即時提出來，由老師回應、解釋。最後同學可以對整個課程的內容有系統地吸收過來。到了考試時，便可以平時在課堂上所記錄下來的筆記來回應試題，拿得頗為可觀的成績。不好的地方是同學在課堂上集中精神聽講和寫筆記，無暇即時對有關問題加以深入的思考，故只有吸收而沒有反思。到有問題要提出時，又礙於時間關係，深怕提出問題與老師的回應，會耽擱時間，影響教課的進度。日子久了，同學會漸漸地、不自覺地變成吸收與記錄的機器，而不作反思，老師也會變成一種只拿著預先準備好的講義，口頭上講解或寫在白板上說明的機器，概括性地把自己所備好的內容、知識傳達給同學。

這種老師講授、學生記錄的上課模式，照我看，只適合於大學中運用。到了研究院，便應該另外考量。研究院的同學已各自有了自己的專業研究議題，他們在自己所選定的研究範圍內，應已具有一定的知識，不必再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解了。同時，既然進了研究院，便應有一定的反思的習慣與能力，我們不必對他們再灌輸許多

知識，卻是應在反省思考的問題上，給他們多一些機會，培養他們甚至讓他們強化（consolidate）自己的獨立思考的能力，讓他們自己在將來能夠獨立處理自己的專業範圍中的問題。因此，講授與記錄的授課的方式已不適宜，而應考慮以另外的方式進行。這即是我在這裏所提出的對話詮釋模式。這種模式的做法是，老師先按選修有關學科的同學的人數，為他們安排自己所感興趣或與他們的研究有較密切關係的議題，讓他們在上課之先，準備出（work out）一個合適的報告來，依序在課堂上提出、說明或宣讀。到有問題時，同學可以隨時提出問題或質疑，負責的老師或教授也會就有關問題提出回應。這個環節其實最為重要。老師在回應中所提的問題，可以讓有關同學對問題作即時的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對同學有即時的壓力，把同學的知識特別是綜合的理解逼出來。有些有關問題的答案是要逼出來的，同學在一般的情境或狀態下是不會意識到的。另外，更重要的是，老師的回應中會含有一些關鍵性的論點與核心概念、問題，要求同學作出即時性的整合、檢討，以回應老師，作出解釋。而其他在旁的同學，也可以參與討論，替同學解答，或更提出有關問題。有關同學對老師及同學所提的質疑，需要細心地、認真地回答或交代，這肯定會提高同學的思考能力，抓緊問題的核心概念。

這種授課的特色是，整個過程都在對話的方式中進行，是生氣勃勃，不會有冷場出現。同學需預先對某個哲學家或學派的根本觀點進行研究，寫成報告。在其中，同學與哲學家進行對話。同學可以向哲學家提出問題，然後站在哲學家的立場，為他作答。在課堂上作報告時，他要與其他同學特別是老師進行對話：回應其他同學

的質疑，更重要的是對老師所作出的回應進行理解、澄清有關問題與概念、觀念，這是同學接受思考訓練、處理哲學問題的最重要的機會，他當然可以在這種場合中提出自己對回應的反回應，與老師過招、擦出辯論真理問題的火花。他也可以代表有關的作者（古代的與現代的）回答老師與其他同學所提出的問題。最後，老師會對同學的報告、發言和其他同學的反應、發言作出總的評論，指出在理解上我們應該怎樣抓緊問題與概念。同學也可以就老師的評論再度提出問題，甚至要求老師在對有關問題作進一步的理解與研究提供恰當的閱讀資料。一言以蔽之，整個授課都在對話中進行。

這樣的授課方式，並不是我自己的發明。在北美洲和日本，研究院的課程，早就這樣進行了。有時參予授課的教授不止一個，可以多至兩個、三個，看課程的需要和教授的安排而定。授課中同學與教授之間有很良好的互動。有時同學的提問，教授未必能回應得上。但這是很平常的、普通的情況。對於一些較為專門的、特殊的問題，同學的知識有時比教授還多哩。在日本，例如對梵文文獻的解讀的授課，也很相像。教授並不會在課堂上作演講式地解讀文本，而是要同學自己先行演練一番，把文本的意思弄清楚了，然後在課堂中演習，教授和其他同學一齊聆聽，到遇有困難的地方，或同學的解讀有錯漏，教授才開口，提點一下，矯正錯誤，補充省漏，如此而已。結果得益最大的，自然是負責解讀的同學。

下面我想交代一下這一小品的經營的細節情況。如上面提及，這小品是我為中央大學所開設的「禪的哲學與實踐」課程的現場錄音的記錄。我選取五個在禪方面有代表性的題材：達摩與早期禪、神秀禪、《六祖壇經》的禪、馬祖禪與臨濟禪。在錄音與記錄方

面，許家瑞同學負責達摩與早期禪、神秀禪與馬祖禪部分，陳憲同學則負責臨濟禪。至於《六祖壇經》的禪方面，由他們二位分別負責，最後由許家瑞同學加以綜合，而記錄下來。記錄完畢，我把這些記錄細心看過，加上好些必要的補充，在文字上也作過頗多潤飾，便成這一部分了，我把它稱為〈禪的對話詮釋〉，收入在本書中。

另外一部分是我自己寫的，叫作〈我對於禪的研習與體驗的心路歷程〉。嚴格言，這不是一篇純客觀的學術研究的文字，卻是自己多年來對禪籍的閱讀、理解、思索的所得，配合著一些在禪的實踐方面的體驗，如坐禪、跑香、在禪院中掛單、念佛（這不單是淨土宗的實踐，也是禪的實踐，所謂禪淨合一也），體會禪與藝術特別是繪畫方面的關連（所謂「禪之美」）和參話頭公案，等等。我不是出家人，更不是禪師，只是以一個哲學研究者（講得冠冕堂皇一些是哲學家）的身分，對禪有些皮毛的體驗而已。這篇文章便是這種體驗的一些記述。其中很多內容，都是透過自己的生命感受而累積、獲致的，說是存在的體驗，亦不為過。

本書便是這兩篇不大成氣候的記述、論析合在一起而成，名之為《禪的存在體驗與對話詮釋》。我以體驗的文字先行，以同學的報告和自己的回應殿後。這種次序的安排，並沒有甚麼特殊的原因。要追蹤下去，或者可以從時間上說。我對禪的接觸以至認真學習，是四十年前的事了。而為中央大學開設的那個課程，則是去年（2008）的事。

另外，我頗花了一些工夫去製作一個有關禪的研究的書目，供讀者參考，俾能作進深的研究。這樣的書目的編撰，遺漏自然是有

的，也許有不少。至於過去已看過而未有列出來的用書，同學（也包括我自己在內）大抵是看後理解了內容，吸收了，而成為自己的所知，這種情況也是有的，也許相當普遍。希望讀者諒察。

最後，關於同學的報告分配，由於憲中君希望以後多研究宋明儒學，家瑞君則擬以佛學特別是禪思想作為日後研究的焦點，因此他做的報告比較多。不管誰多誰少，他們兩位都具有作學術研究的潛能，希望他們繼續加油，成為優秀的學者。這是我對他們的深切期待。

二〇〇九年四月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禪的存在體驗與對話詮釋

目 次

序.....	I
--------	---

第一部分 我對於禪的研習與體驗的心路歷程

一、一無所知.....	1
二、有些概念.....	2
三、東渡日本.....	5
四、久松真一與京都學派.....	6
五、長尾雅人.....	9
六、《維摩經》與禪.....	15
七、鈴木大拙與胡適.....	19
八、柳田聖山與《中國禪思想史》.....	22
九、西飛德國.....	24
十、韶光養晦.....	29
十一、參禪是很認真的.....	34

十二、在苦痛中的瞑思	43
十三、立處皆真	49
十四、從身心相離到身心脫落	53
十五、遊戲三昧	64
十六、天臺宗的圓教	72
十七、四教的特色	82
十八、天臺宗判教的得失	87
十九、圓教之後的圓禪	93

第二部分 禪的對話詮釋

第一章 達摩與早期禪	111
一、前言	111
二、達摩禪學的內容	115
三、早期禪學的發展：從慧可到弘忍	134
四、附論：早期禪學與《楞伽經》的關係	148
第二章 神秀禪	151
一、前言	151
二、神秀禪法的哲學理論	152
三、神秀禪法的方便法門	168
四、結語	180
第三章 《六祖壇經》中的禪	183

一、惠能論「自性」的思想特點——般若與佛性的匯流……	183
二、惠能以「自心」著「自性」的思想意義……………	192
三、「無」的思想特質：無念、無相、無住……………	202
四、小結……………	214
第四章 馬祖禪……………	215
一、前言……………	215
二、馬祖禪法的思想特質……………	221
三、結語……………	238
第五章 臨濟禪……………	241
一、前言……………	241
二、臨濟禪的心性論……………	241
三、臨濟禪的機用……………	256
四、結語……………	261
參考書目……………	265

第一部分

我對於禪的研習與體驗 的心路歷程

我很早便接觸禪這樣一種宗教義理，到一九九三年寫完並出版了拙著《遊戲三昧：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便不再過問這種學問了。起碼就義理上的探討與講習方面是如此。即使是在那一年開始不再過問它，由此逆推以至於開始接觸它，也有二十年的時光。為甚麼會是這樣呢？下面便是我與禪為伴的故事。

一、一無所知

一九六七年的春夏之交，也正是我在大學中期的年代，我忽然想到禪這種東西，想了解它。我曾聽聞禪的祖師惠（也作慧）能是由於聽人念誦《金剛經》而開悟的，便想找這部文獻來看。找不到，卻找到《心經》這部只有二百多個字的佛經。我知道《金剛經》與《心經》同屬般若思想體系，它們的內容總會有些相通的地

方吧。我的想法是，由於《金剛經》讓惠能開悟，它應該有禪的東西在裏面，而《心經》又與《金剛經》有思想上的關連，也應能反映一些禪的東西。於是便看《心經》，我挑到的本子是鳩摩羅什（Kumārajīva）的譯本，附有倣虛法師的解釋。怎知道《心經》的原文看不懂，倣虛的解釋也沒有用，好像越看越糊塗。看到「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這兩句，便呆住了，看不下去。「空」是甚麼呢？「色」又是甚麼呢？兩種東西怎麼會相即呢？後來我在一間圖書館找到《太虛大師全書》六十冊，我知道太虛是近代的高僧，他的著作中也許有談及禪的地方。高僧的所說，應該可以理解吧。於是便翻其中說到禪的篇章來看，怎知還是看不懂，便算了。

二、有些概念

過了不久，大學方面提供勞思光先生開講的中國哲學史和佛學專題的課程，我都聽了。另外又找到唐君毅先生的《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一書，其中有些篇章是涉及禪的，我都看了。漸漸便好像對禪有些印象，對一般的佛教的概念，如空、有、識、中道、假名、佛性、解脫、涅槃，等等，有些理解；對於一些基本的佛教義理，如三法印、四聖諦、十二因緣、一切眾生都有佛性，等等，也好像懂得一些。後來找到熊十力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便好像著了魔似的迷上，於是反復閱讀，像看小說般有趣。遇到一些難解的詞彙，如種子、習氣、熏習、轉依、阿賴耶識、末那識等等，便拿他的《佛家名相通釋》來參考，這本書基本上可以解決我所感到的難題。興趣高昂起來。

後來我知道，熊十力的書是講唯識學的，這只是佛教中的一系，另外還有般若思想、中觀學，以及由印度傳到中國而有進一步發展的天臺、華嚴、法相諸系。而先前所知道的四聖諦、三法印、十二因緣等說法則是屬於印度佛學本來有的原始佛教系統，這些說法也是比較能反映出佛祖釋迦牟尼（Śakyamuni）的本來的教法。但禪在哪裏呢？釋迦牟尼的教法有沒有禪的講習與實踐呢？還不是很清楚。

後來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說香港佛教聯合會已安排讓經過香港回臺灣的印順法師開講根本佛法。我知道印順是太虛座下最有學問的僧人，可以稱為「學僧」，他講說佛法，對我必有裨益，於是便去聽了。那時我正在參加大學畢業學位考試，時間相當緊張，但一想這個機會難得，便不管要溫習應付考試的事了。

我依時去到講場，發覺已經坐滿人，而且都是上了年紀的或起碼有四、五十歲的長者，只有我自己是年輕的小伙子。我心想印順既是一代學僧，學問必是既深且廣，在坐的聽眾長者讀書多、人生經驗富足，自己會聽得懂，我這個後生小子不見得便能聽懂。但既然來了，便在最後一排找個位子坐下。甫坐下來，印順法師已升座說法。他由頭到尾都以打坐的方式端坐說法，神氣清朗，看來法相莊嚴，每隔一陣，喜歡把右手舉起，由上額朝臉孔下抹，我猜想這是提起精神專心講說的一種方法。他用普通話宣講，講得很慢，很淺白，不外生老病死的事，接近原始佛教的義理，還有廣東話翻譯（在那個年代，普通話在香港並不流行），與我原先所想像的煞是不同。我嫌他講得太慢哩。

印公講了近兩個小時，最後作結謂，釋迦佛（應為太子）最後是

像他那樣，端坐在菩提樹下，起四弘誓願，若不能覺悟成佛，不會離座^①。最後終得了脫生死，滅除煩惱，而得解脫。他的覺悟的方式，是禪坐。我開始對禪有些正確的理解，這即是盤膝而坐，專志於悟道。這便是禪定（dhyāna）。^②之後我讀了印公不少佛學的論著，如《中觀論頌講記》、《大乘起信論講記》、《攝大乘論講記》、《中觀今論》，數之不盡。但自從那次聽講之後，我便沒有再見到他了。只是在上世紀九零年代初期，我應真華法師之邀，到新竹他的道場講學，在印公曾經駐錫過的一棟樓宇（精舍）掛單。在講學期間，真華率領他的徒眾到臺中探訪印順，回來後說他曾向印順提起過我，印順頻頻點頭，說知道有我這個人，云云。

-
- ① 四弘誓願是：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量誓願斷，法門無盡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亦有說這四弘誓願是菩薩所起的。但釋迦在成佛前，先經歷菩薩階段，這也是說得通的。另外，在文獻學上，這四弘誓願出於《心地觀經》，該經卷七謂：「云何為四？一者誓度一切眾生；二者誓斷一切煩惱；三者誓學一切法門；四者誓證一切佛果。」（《大正藏》3・325 中）
- ② 後來我知道，印公不是專精於禪的，他的本學是般若思想與中觀學（Mādhyamika），特別是龍樹（Nāgārjuna）那一套。他的《中觀論頌講記》，是一個明證。這是一本很好的理解中觀學哲學的入門書，解說龍樹的思想，清楚、明快而流暢。不過，這書也有不足之處，便是缺乏梵文文獻學的基礎，哲學、邏輯的系統性也不足。後來我吸收了此書的優點，再參照梵文原本、宇井伯壽、R. Robinson 和梶山雄一的研究成果，而寫《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這是後話了。雖然如此，印公的《中國禪宗史》，仍是研究中國禪的早期發展的有用的參考資料，不輸給日本人。

三、東渡日本

大學畢業後，我繼續讀研究院。在學習上，我主要著力於德國觀念論，特別是康德和黑格爾的著作方面。碩士的畢業論文則是寫唯識學的轉依或轉識成智的問題，這與禪說不上有甚麼交集。畢業後便留校當助教，課餘時間大部分留意政治哲學亦即是儒家所謂的外王問題，晚上則到哥德學院進修德文。到了助教的後期，我考慮出國留學的問題，當時有三個選擇：德國、英國和日本，都是要領獎學金的。結果到德國的 DAAD 獎學金落空，到英國劍橋大學和到日本京都大學則有希望。由於日本方面的時間比較急，四月便要成行，英國方面則是九月，結果我選取了日本，領文部省（教育部）所頒發的獎學金，在四月初離港赴日。

我先在日本大阪的外國語大學唸日本語，為期半年。期間頻頻與京都學派接觸。最初是探訪阿部正雄先生，他是宗教哲學家，又精於日本禪宗的道元學。他送給我一些他自己撰寫的有關道元禪的資料，又邀我參加由他主持的在京都妙心寺舉行的禪坐活動。我於是一邊學習日本語，一邊參加在星期六下午以至晚間進行的坐禪修習，同時也看了不少阿部和他的老師久松真一所寫的有關禪的義理與工夫修行的論文。後來也在京都的大德寺和相國寺參加同樣的坐禪活動，學習的意欲很強。這是我真正接觸禪的義理與工夫的開始。

半年後我在大阪的日語學習完結，轉到京都大學隨梶山雄一、服部正明兩位教授研究中觀學與佛教知識論，特別是把學習的重點放在梵文與藏文的演習方面，由小林信彥教授和頻宮勝研究生負責